

新民晚报

在安溪喝铁观音

叶兆言

常有人问爱喝什么茶,顿时语塞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说老实话,我就一俗人,好茶都喜欢。好茶都有好茶道理,喜欢好从来不值得吹嘘,仿佛抽烟喝酒,仿佛美女,告诉别人你喜欢抽好烟,喝好酒,喜欢看美女,这算什么事儿。

平时喝最多的是红茶,在网上买,高黎贡山生态红。这茶最大优点价廉物美,我对烟酒没感觉,总觉得能静下心来,好好喝几口茶,才是人生大享受。有人问喜欢不喜欢铁观音,免不了心里又咯噔一下,然后毫不犹豫回答,当然喜欢。

既然喜欢,为什么不喝。不能说不喝,只能说不常喝。说出来不怕别人笑话,是觉得铁观音太贵,性价比不够高。很多年前,在福建初次品尝正宗的安溪铁观音,听袁和平兄说,说好的铁观音首先要重,手抓上去要有分量,要能感觉到茶汁存在,要让人感觉到它的铁骨铮铮。

从此对铁观音有几个印象,一是价格贵,二是压榨。第三,还要会买,坐那品尝,要知道什么是真好,识货才不会买错,识货才不会成冤大头。当然,第四最重要,要有闲情,要有禅心和文化,有了好的铁观音,必须静下心来喝,要沐手焚香,要恭恭敬敬,不能牛饮。不能一边写作一边喝,那时候心思根本不在茶上。也不能旅途中喝,心情还在赶路,用保温杯喝铁观音,是暴殄天物。

正欲清谈闻客来,有了好的铁观音,你要对得起它。时间要对,地点要对,茶具要讲究,最好是面对好友,而且还必须懂茶。好白菜不能让猪给拱了,千万不要招待不知味的怙党,女孩子若不懂茶,头发长见识短,再漂亮也只配喝奶茶,犯不着铁观音侍候。福建出好茶是因为讲究,因为认真,高手不断切磋,斗茶斗出来的。

很少喝铁观音的原因十分简单,太贵之外,整日一门心思在写作,没那份闲情,没那个雅致,也说明自己的生活,有情调时间太少,禅心和文化不够。好的铁观音,在写作中消费,稀里糊涂喝完,喝了也就喝了,真是罪过,真是俗不可耐。

到过好多次数厦门,知道安溪离这不远,一直没机会拜访。福州林那北女士电话招呼,问想不想去安溪喝铁观音,手头文章鱼头烂额,小学生正准备赖学逃课,立刻一口答应。干吗不去呢,当然要去,一闲对百忙,这机会不会浪费。飞厦门,再去安溪,青山环绕,不用一个小时。

在安溪,空气中都漂浮着铁观音的香气。酒店大堂旁就是典雅的茶室,赶紧坐下来喝茶,喝正宗的安溪铁观音。一边喝,一边喊过瘾,都说好喝,太好喝。接下来几天,无疑天天如此。味为甘露胜醍醐,服之顿觉沉疴苏,乾隆皇帝与大臣聊天,一老臣拍马屁,说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,皇上听着高兴,回了一句“君不可一日无茶”。很想知道乾隆爱喝什么茶,应该是福建的茶,必须是安溪铁观音。

“冬至大如年。”

这个“大”,有来历,也有讲究。一是天文意义上,此日白昼最短夜最长,表明北半球进入名副其实的“冬季”;同时,阴极而阳生,预示四季又一轮回,古人名之为“岁”。二是人文意义上,“冬至”为“冬节”,朝廷要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。《周礼》云“以冬至,致天神人鬼”;《汉书》云“冬至阳气起,君道长,故贺”。

中国传统历法为阴历(也叫夏历、农历),系“太阴历”,实质为阴阳合历。民间最重视的节日则为正月初一“春节”——新年;正月初一的“冬至”则为一年一岁。故又有谚语:“冬至过了年还在。”唐诗则有: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无论冬至“岁”,还是春节“年”,都是辞旧迎新。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”因而,“守岁”,“贺年”是必须的。

元稹《七十二候集解》述冬至物候为:“初候,蚯蚓结。二候,麋角解。三候,水泉动。”说得有些虚,得感应意识理解。大致意思是指寒气触动,阴阳潜转。

1951年2月上海刚解放不久,我从学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公安干校,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公安总队,总队部就驻在上海证券大楼,从此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这幢大楼为交易所专用建筑,是当时上海市标志性建筑之一,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证券大楼。那时的我对于能够住进如此宏伟豪华的大楼,内心充满着好奇与自豪。

证券大楼在解放前是独占资本家从事大量证券买卖投机决斗的场所,真是冒险家的乐园。解放后那些投机商人依旧

我们的老社长、上海出版大家丁景唐先生走了。12月11日应是上海出版界集体哀悼的日子。大家都习惯称呼他老丁,没见一个人叫他丁社长丁总编的。这是一种无形的零距离,亲切。平时见人,他总是笑嘻嘻的,一口醇厚宁波话,听起来柔柔的,风度永远和蔼儒雅。工作中谈意见建议,剖切背后会感受到实事求是和火辣辣热情,态度真挚。在他面前,工作的严肃感和感动成一个磁场,不由你不被吸引,无形中也师亦友忘尊忘卑,于是心往一处使劲往一使。

老社长的“零距离”

——悼学者、出版家丁景唐

江俊绪

引入这方面话题。刹那间他就成了陶醉的孩子,兴奋而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得意,语速却依然是不紧不慢的“老丁节奏”。对这份心爱的事业,他显然有激情和理想在里面。早年他接受地下党领导,编刊物,从事进步活动,膺服鲁迅,思想感情与瞿秋白和“左联”作家休戚与共,就此栽下深入研究文学上达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作品的心愿。这是与左翼文艺自然形成的命运联系,深入骨髓,让我们不由感佩什么才叫真正执着于事业。

1979年,将届花甲的老丁被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负责人,自此他以“吸取教训,眼光向前看,继承发展我国文艺事业”为己任,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出版工程——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二辑(1927-1937)——由此矗立起来。大功告成后老丁又或任主编或任顾问,连续完成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辑共100卷的“大系”编纂出版,全面展示了我国20世纪新文学的优秀成果,为现当代文学的积累传承做

冬至

一川

高台祭先祖,游子踏归程。水饺成双对,阳生冬至迎。

儒家中庸思想体现,抑或是强烈盼晴心理表现,但总存在着一定的情理。

冬至公园写生:枯荷满池,意境宁静,一幅水墨画。不过不是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而是“折枝向水吊涟漪”。荷茎干瘦折锐角,荷叶倒仆作灯罩,零落莲蓬昂然,恰似暗街路灯盏感一番。风掠过,水纹悠悠,荷塘边的浮萍默默相拥,镶嵌。芦苇更现苍苍,絮穗摇曳,应和寒波层层。池边柳色,此回憔悴黄。银杏落尽黄金甲,林中小道,踩之沙沙作响。鸟儿起落苇丛林梢,一阵阵如疾雨飘洒。

利用证券套利,投机倒把,哄抬物价,扰乱市场,攫取暴利。当时军管会一查查封了这个证券市场,惩罚了不法商人,让这栋大楼回到了人民手里。

证券大楼坐北朝南,是长方形建筑,在福建路和山西路之间。其大门在汉口路,后门是九江路,两面都配有花格铜门,颇有气派。证券大楼始建于1932年,1934年8月竣工,占地四亩多,九层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,立面强调竖向构图,底部两层花岗岩砌墙,窗口上下通连,中部和顶部略有后退,形成对称层次感。女儿墙和基础上窗

去老丁家,你得准备在老丁逼仄拥挤的“书房”里听他谈论新文学,“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资料……”或者“上次谁谁谁来过告诉我……”无论跟他闲聊什么,三转两转总会

出了卓越贡献。老丁的“出版大家”地位由此推向了名副其实的峰巅。

老丁是学界公认的近现代文学研究家,特别对三十年代文学资料的搜集研究,很少有人能与比肩。

其间他亲率编辑奔走京沪,遍访大师级文坛名家。没有他的人格人脉和学术威望,这部煌煌巨著不可能大师云集分任各分卷主编并为之撰序,蔚为新文学宝典。他用学者、编辑的“双面”关系证明,博而又专是一种学术境界思维境界,是促使心智提升业务上达的重器。可惜当代社会人心浮躁,较少学者型编辑做出版骨干,编辑出版质量就往往不如人意。

二年前有次从文艺会堂出来,我曾与他女儿丁言昭一起去华东医院看望老丁,当时他皮肤白嫩脸色红润,兴致勃勃与我交谈,还把他的近作复印件“代作贺卡”赠我,一点看不出九十三四岁的样子。言昭说他的白发也慢慢变黑了,我说依他现在情况,活过百岁看来没有问题。想不到天不假人,竟也说说就走了。老前辈最后一位学者型出版大家逝去,可说是标志了一个出版时代的结束。斯人远去,精神长存,老出版人沉潜事业的人格风范,永远值得我们品鉴学习。

但愿我们的文脉能代代相传。作为一个退休出版人,我默默向老丁致深深的敬意!



海纳百川 施斌篆刻

冬天的田野,已卸却了春的盛装,像一个歌舞方罢的少女,露出了疲倦的模样。停住了,秋雨起伏的掌声,云层的幕帷也已拉上。她,流溪的歌喉匆忙地喘气,树叶的秀发垂落到胸膛。

寒风喃喃低语,诉说心中的深情,雪花步履轻轻,带着足音微弱,薄雾

口有几何图形装饰,十分华美。大楼东侧有三米多宽的通道作自行车停放处,西侧通道为汽车停放处。

证券大楼往事

周世炯

个“回”字形的,大口是建筑,小口是通天洞,使每个窗户都能有采光和通风。底层是个很大的礼堂,两层以上四周是连通的建筑,中间是条走道,走道两面是房间。大楼四个角上都配有楼梯和电梯,从底层直通九

楼平顶。楼梯每个台阶都有铜皮包裹着,很有坡度,并有铜质扶手,走起来很不费力。走道和楼梯都是两边黑色中间藕荷色

每一个房间。二楼和九楼平顶都有很牢固的弹簧钢丝网罩,可承受各种重物坠落,也可承受人在上面走动。九楼平顶很大,简直像个足球场,四周有较高的水泥防护墙,所以很安全。

过去娱乐活动自不像现今这么多,去楼顶玩耍,欣赏高空景物便成了我们这些年轻军人闲暇之余的消遣。那时上海高楼不多,朝东看可看到外滩钟

楼的纱巾围住她肩颈,浅红色的梅花别在秀发上。呵,冬天带给她的一点慰藉,我要求守护她美丽的春装。

这春装,是欢乐的燕子双尾剪成的,是小姑娘追逐的蝴蝶翅膀织成的,是情侣们身旁的玫瑰花瓣染成的……我想,她明天的歌舞一定更美妙吧,春天谱的歌,还在春天里唱。现在呀,让她静静地安眠吧,安眠在辽阔的辽东。

唱给冬野的歌

曹乾石

楼甚至黄浦江,往西看可看到国际饭店、大世界,永安公司七重天就在眼前,俯瞰四周简直可看到上海全景,让我产生会到绝顶顶,一览众山小之感。有时我们走到楼顶钢丝网上,可看到几十米之下的地面,网面时不时地上下波动,好像站在蹦床上,既刺激又害怕……

在证券大楼还有不少故事,几十年过去,忆往昔,证券大楼的影子还在脑海中回荡着。

去过中山公园,一定会对“石亭夕照”记忆犹新,明请看本栏。

可阅读的建筑 责编:史佳林

董其昌说:“予学书三十年”,蓦然回首,自己学书六十余年了,既惊且愧,一个甲子的岁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失了,“一日不书,便觉思涩”的我,稍得闲便临池弄翰,字却始终写不好,颇感气馁,但也乐在其中,身心受益。小时曾痴迷邓散木先生书法,影响深远,到老没有淡去。

学书鸿爪

潘华信

以前家中多王一亭、王福庵、张叔通、白蕉、邓散木、黄炎培的书法,我偏爱邓散木的立轴和扇面,飘逸洒脱的书风,烂熟于心。五十年代初,我大父客居在港,有位远房亲戚叫王植波,在凤凰电影公司工作,擅艺能书,早岁师从邓散木,书法酷肖乃师,隽雅动人,大父深知孙辈好手,便将王在港出版的书法集,每册不漏,寄回上海。每当打开邮件,印刷新颖、装帧典雅的包装已让人欣喜,翻开书页,龙凤凤舞的行书映入眼帘,挟着新书的油墨芬香,令我心醉,如获至宝。于是心追手摹,经久不倦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类邓的秀婉书体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,家中经济困难,衣食匮乏,用毛边纸、宣纸练字也同梦想,于是翻箱倒柜,上下寻觅,捡找可写字的纸张。忽然看到,底层车间里有两只杜先生寄存在我家的黑色大木箱,年岁已久,木损痕露,朝里一看,都是纸卷,我好奇地从隙缝中抽出一卷卷极为精致的金笺,上面墨迹斑斓,原来都是民国时期名人、书家所写的贺词寿屏,尺幅巨大,金碧辉煌。年幼无知的我,不喜这些词、字,看中了大块空白的余笺,拿起一把大剪刀,剪裁起来,留下一条条、一块块空白的金笺,用功细心地在上面书写唐诗宋词,熟纸不化,书写也格外称心如意。在当时是废物利用,今日回想实糟蹋文物,此一时

后细细审视,微微点头说:“先放在这里。”接着又问了些我的情况,并填写了表格。其实我知道他就是我仰慕已久的胡问遂先生,几分钟的接触,他宽厚待人的风范,长留我心胸之中,以后数十年经常趋拜,先生待我殊厚,迄忠心耿耿,师恩不忘。

想不到我的作品被录取了,书展地点设在江西路青年宫。当时我在卫生局中医班习医,师从严苍山先生,他与潘天寿是知己,写得一手怀素小草,我能参展,他十分高兴,喜孜孜地说:“下一届我也参加。”市二届书展的作者,大抵是大名鼎鼎的宿着教授,篆隶正草,琳琅满目,年轻的我,躬逢其盛,对我的激励和鞭策,终生不忘。据我所知,当时年轻作者有胡考、周慧珺和我三人,他们两位今日都是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,我是医生,教书为业,但闲情书法,五十余年,迄今未辍。周、胡两位与我情谊至笃,数十年来互通音讯,愿人长久,为书法文化事业多作贡献。

楼甚至黄浦江,往西看可看到国际饭店、大世界,永安公司七重天就在眼前,俯瞰四周简直可看到上海全景,让我产生会到绝顶顶,一览众山小之感。有时我们走到楼顶钢丝网上,可看到几十米之下的地面,网面时不时地上下波动,好像站在蹦床上,既刺激又害怕……

在证券大楼还有不少故事,几十年过去,忆往昔,证券大楼的影子还在脑海中回荡着。

去过中山公园,一定会对“石亭夕照”记忆犹新,明请看本栏。

可阅读的建筑 责编:史佳林

